

表演谈

人们津津乐道于郝蕾在《春潮》片尾的七分钟独白，但这绝不是她最难得的地方——

她让角色有了分寸感下的弹性

陈照涵

尽管出道至今都没得过影后，郝蕾依然是电影界公认的中国最会演戏的女演员之一。在纯粹以女性视角拍摄的电影《春潮》中，她是那一个家庭三代女性成员中的女儿，同时也是妈妈。

面对彼此情感关系的挣扎，我们

她的台词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说得精准，让人挑不出来毛病

这一次在《春潮》里，郝蕾再次素颜出镜。《浮城谜事》《亲爱的》……已经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素颜了。不是每个女演员都有这个勇气，素颜需要内心的强大与自信，况且她是圈中少有的演技出众又美貌的女演员。而她在片尾那段长达七分钟的独角戏，从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技惊四座开始，也终因网播而向更多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尽管对这段戏是给电影增色还是减分的争议不少，但毫无疑问的，郝蕾的台词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说得精准，让人挑不出来毛病。

大火过一把的《都挺好》算是给中国式的女性原生家庭定了调性。到了《春潮》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苏明玉”式的阵痛。姚晨的表演尽管可圈可点，但郝蕾的表演与她相比，似乎更能按捺住波涛汹涌的情绪，让内心呈现出一种分寸感之下的弹性，这在国内女演员中并不多见。

在去年，《春潮》无疑是最受瞩目的国产片之一。在上海电影节首映，该片便被视为是近年上佳的艺术片，不仅因为有郝蕾、金燕玲这样的演员阵容，幕后制作更是汇集了侯孝贤、贾樟柯等知名导演的团队。除此之外，它与2018年的《柔情史》一道，重新定位了以往国产影视剧对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海报上那句来自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的名言“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更为影片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讨论空间。今年5月17日，因疫情不得不上线视频平台放映后，《春潮》再度引发关注与讨论，作为一部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豆瓣短时间内2.7万人次的评论，可见该片的群众基础并不输专业影视圈。

影片讲述了记者郭建波和她的母亲纪明岚与女儿郭婉婷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祖孙三代因亲情关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郭建波是个出色的记者，却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母亲纪明岚对外人亲切热心，回到家中却仿佛换了副面孔；女儿郭婉婷在母亲和姥姥的“夹缝”中，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察言观色。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在三代人之间暗自滋生，爆发……

独白没有情绪的爆点，却像顺流而出的一股春潮，细细长长、弯弯转转，汇进河流，通向大海

这个七分钟的独白段落，发生在影片中寂静的时刻，同时带来了电影的高潮。郝蕾独自对着窗户，说完了所有“关于我与母亲”的一切，窗户上倒影着她的面庞与远处母亲在病床上的身影。

说实在的，郝蕾的脸传达出的信息是大于剧本的，她丰富了剧本的内涵。这段独白从剧本的角度来说显得平，甚至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作者试图通过这么一段戏将情绪推向某种临界点，但因为缺乏提纯，并没有起到该有的画龙点睛的作用。作为一部作者电影，如果没有这么一段设计感十足的片段，去“讲”出它背后的深意，影片可能反而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甚至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但从表演的角度，这个片段毫无疑问又显得尤其必要。对一个前76分钟都在用“无言”来诠释人物的演员来说，这段戏相当于给她的表演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之门。

“你安静了，世界便安静了……”在这里，郝蕾几乎贡献了最佳演技。她的眸子随着讲述闪现出与之前空洞失焦的眼神不同的光芒，亮晶晶的，像是一种内心的火光重新点燃了。她的表演是走心的，虽然独白没有情绪的爆点，却像是顺流而出的一股春潮，细细长长、弯弯转转，直至汇进河流，通向大海。她倾诉的是真正的痛，真正的痛是无声的，是不需要倾听者的，可以对着玻璃窗，对着车来车往的大街，只有无理的人才喜欢大声嚷嚷，才需要观众。

在这里，我们看到郝蕾调动了过往的角色经验和表演能力，通过为人称道的台词设计来完成这段表演。据

真的很难相信，在这个由她担当第一主角、内心戏暗涌的影片里，对郝蕾的要求竟是在影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几乎是没什么台词的。

没台词的戏难演，这是圈中人尽皆知的秘密，但郝蕾硬是闭着嘴，偏着头皮演得让人服气。

《春潮》的重心聚焦在相互羁绊的母女关系上。这种不靠剧情吸引观众的作品中，演员的表演往往相当关键，能否带动观众产生与共鸣，也成了影片能否立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郝蕾的表演是该片的一个重要的加分项。她演出了心中火光即将熄灭的中年女子的挣扎与无奈。郭建波未婚先孕，带着女儿依附在母亲纪明岚身边。片中，揭示母女二人关系的第一个场景是郭建波下班回到家，母亲纪明岚正组织社区阿姨大叔们在逼仄的走廊排练合唱、准备演出。郭建波无处可待，就躲进厨房抽烟，刚点上，母亲就进来嘀咕，“没看这么多人还抽烟，你有毛病？”

郭建波一声没吭，把烟摁在了母亲晒着的萝卜干上，并随手拔掉了厨房的水管。水漫进房间，母亲的排练不得不停止。在影片大部分时候，郭建波都在以这样的方式隐忍，或说复仇。母女间的矛盾在对抗里升腾。在这种对抗中，纪明岚是充满攻击性的，是外放的；而郭建波是沉默的，内向的。

这样的人物设定也连带着影片的深层立意，这同样是一部关于表达与沉默的电影。它不像大部分同类型的作品，让人物间的矛盾呈现激烈化。相反的，《春潮》选择了尽可能的克制和隐忍，用反作用力，来加深母女之间的矛盾程度。前76分钟里，我们可以看到，郝蕾几乎是沉默的，即便被母亲的讽刺挖苦踩到了底线，即使愤怒到了极点，她采取的方式也只是用手默默地去抓一只仙人掌，扎得自己鲜血淋漓，面无表情的她只有无奈生活里全是她拔不出来的刺。

直至最后，母亲纪明岚昏迷躺在医院的那一刻，属于郭建波的表达开关才被开启，这才有了那段著名的七分钟独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母亲不再开口说话时，女儿才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柔情一面，她仅留下陪夜还细致地为母亲擦拭身体。但躺在那里的母亲却对此全然不知。这个段落暗示了，正常的母女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这对母女身上的。对郭建波和纪明岚来说，只有异常（不正常）状况，才能成为彼此感情的出口。

郝蕾自己透露，对如何呈现这段表演，她和导演杨荔钠曾产生过分歧，原先剧本中是对着昏迷的母亲说，“我觉得不能直接对着母亲说出来”，最后，在郝蕾的坚持下，观众才看到了这段如“海啸前暗涌”般的隐忍表演。郝蕾表示，“现在这样处理很有意思，这段话有了一种空间感。这可能就是郭建波日记的内容，也可能在她之前所有的沉默中，已在她内心来回说了上千遍。”

她眼睛里闪现的那种光亮，在某个时刻，仿佛与郝蕾的现实人生形成了重合。那是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70周年。那一年，范冰冰携13箱华服走上红地毯。谁也不知郝蕾也去了戛纳，因为她没有带通稿，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报道。她隐匿在无数爱电影的人群中，一部接一部地看片，她参加致敬日本殿堂级导演黑泽明的影展，她跟随行的翻译小哥聊萨特、聊演戏，聊具体一个场景该如何去演，就站起来演了一遍。郝蕾的眼睛常常会在那样的时刻变得深邃而闪烁，好似一种不受控的美借着她的身体活了起来。

在拍了姜文的《浮城谜事》和贾樟柯的《河上的爱情》后，郝蕾算是彻底地被划入了文艺片阵营。“我对商业没有歧视，但没有人来找我啊！”说归说，但也从来不见她为此焦虑，而是继续着她的低产。这些年，我们看到她在作品中逐渐收敛锋芒，学会“克制”，与此同时，野心和敏感，也并没有从这位女演员身上消失。她依旧是当年《恋爱的犀牛》里那一袭红裙的明明。



图为电影《春潮》剧照

一种关注

曾经红极一时的谍战剧被谁拖了后腿？

——从口碑不断下滑的电视剧《秋蝉》说起

黄豆豆

《伪装者》之后，除了柳云龙制作的《风筝》外，有影响力的谍战剧在中国电视荧屏上不复多见了。虽然有李易峰和周冬雨主演的《麻雀》、赵丽颖和陆毅主演的《胭脂》、张若昀和王鸥主演的《谍战深海之惊蛰》等作品陆续推出，但都没有再现当年《暗算》《潜伏》《伪装者》等剧播出时的轰动效应，也未获得观众良好的口碑，三部剧的豆瓣评分都停留在6分左右。

今年因为疫情，电影院关门谢客，很多剧组被迫停工，广大观众因更多的时间宅在家中，对电视剧有了更大的需求，因此，一些之前就拍摄完成的待播剧得以“重获天日”，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播出。其中，欢瑞世纪出品的《秋蝉》就是这样一部剧。这是继《麻雀》后，欢瑞依法炮制的“青春偶像”加“谍战类型”同款产品。该剧2017年就已杀青，却一直压着没播，最近在两家卫视和爱奇艺等平台实现网台联播。

主演任嘉伦近几年因几部古装剧大红，使得该剧一播出就受到极大的关注，弹幕上也时常飘过任嘉伦粉丝“为国超哥哥（任嘉伦原名任国超）撑场面”的表白。尽管如此，该剧的口碑还是日益下滑，直至播完时，豆瓣评分已跌至5.9，连“及格”都没有达到。这令我们感到遗憾，也不得不展开思考：为什么流量明星带不动曾经红极一时的谍战剧类型？观众看电视剧到底是为了看偶像还是看电视剧本身？

“青春偶像”加“谍战故事”开创了谍战剧的新思路，也成为谍战剧的新套路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最早的谍战影视作品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谍战电影，如《冰山上的来客》《羊城暗哨》等。改革开放之后，谍战题材重焕青春，相较于过去，编剧导演在此类影视剧中着重突出特务的隐蔽和狡猾，增强了剧情的张力与戏剧性因素，如《黑三角》《暗礁》《南海长城》等。

新世纪以来，以《暗算》《潜伏》《悬崖》《借枪》《黎明之前》《伪装者》为代表的谍战题材从银幕开始转向荧屏；2004年，《暗算》的热播引发了一场谍战狂潮，该剧以高智商创造力配合天马行空的想象迅速蔓延全国；2009年，《潜伏》的火爆再次引发全民热潮，巩固了谍战剧独霸荧屏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这股谍战剧热潮，不仅让观众对谍战题材有了新的理解，并且在商业包装、视听语言、剧作技巧、类型拓展上都获得了重视，谍战剧迎来了自身类型化的强势突破与品牌超越：一方面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群体对于缜密的逻辑思维与秘密的隐蔽战线的强烈好奇，另一方面迎合了中老年受众群体对于经典的再次呼唤。

应该说，谍战剧的“逆袭”与持续升温来源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创作者摆脱了以往脸谱化的单一创作，制作精良，对立

与偶像剧化同时出现的是谍战剧的时装化。《秋蝉》的剧中人频繁更换亮眼服装，让观众觉得是在看时装剧，冲淡了谍战剧该有的紧张感和刺激性



的角色都有更加立体的性格刻画，特别强调了主人公对于事业的忠诚信仰，但也会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在经历了多次变化沉寂与不断突围之后，谍战剧已然“进化”出一套兼顾各方诉求和创作特长的元素组合，成为具有典型特征的重要电视剧类型。

2015年的《伪装者》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作品，胡歌、靳东、王凯组成的“明家天团”获得观众的追捧，“青春偶像”加“谍战故事”开创了谍战剧创新的思路，不仅让更年轻观众喜欢上了该类型，更让制作方看到人气明星在谍战剧市场的影响力。

其时，国内影视市场蓬勃发展的热潮开始涌向影视行业，电视剧制作日益浮躁，开始出现重“大IP+流量明星”的制作思路。那些有着高颜值、高人气的流量艺人正成为国内影视资本追逐的对象，很多制作公司认为只要花高价请到了一位流量巨星，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回报。

在这样的的大环境中，谍战剧类型也开始跟风，传统的谍战剧慢慢转型成为青春谍战剧；2016年，欢瑞世纪推出的《麻雀》启用了流量明星李易峰以及在年轻人中拥有较高号召力的周冬雨作为男女主角，做配的还有张鲁一、张若昀、阚清子等人气明星，将原本严肃、紧张的谍战剧活生生打造成了一出偶像剧；同年，海润影视制作的《胭脂》融入了更多年轻人喜爱的“特工”“爱情”“悬疑”等元素。流量小花赵丽颖饰演的小姐特工，走起了好莱坞探案风格，而陆毅所饰演的男主角更是新类型特工的典范：高颜值、高智商、高情商，养眼又有范儿；还有去年播出的《谍战深海之惊蛰》，也云集了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等在年轻族群中有号召力的明星，仿若一出年代时装剧。

《秋蝉》就是在这样的创作生态下生

产出来的又一部青春偶像谍战剧。男主角任嘉伦当时已经凭借《大唐荣耀》一剧受到关注，势头强劲，这几年来是国内电视圈中崭露头角的流量小生；去年年底开播的《锦衣之下》更是为他积攒下超高的人气，难怪《秋蝉》在爱奇艺播出时，弹幕都是任嘉伦粉丝“为爱发电”。此外，扮演官本苍野的李亭哲、扮演林小庄的刘学义、扮演地城的刘欢，也都有着流量明星的标配，即高颜值和好身材。

剧集口碑在及格线附近徘徊，流量明星是肇事者还是受害者？

目前在豆瓣评分上，《暗算》8.9分、《潜伏》9.3分、《伪装者》8.5分，然而2016年的谍战剧豆瓣评分大都停留在6分左右。这样的局面，到底是谁造成的？是流量明星吗？

在此必须申明的是，追星无罪，喜欢流量明星无可厚非，而且李易峰、赵丽颖、张若昀、任嘉伦等也都是有着演技追求的年轻艺人，是影视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后浪。我们反对的不是流量明星，反对的是目前国内影视制作行业将宝押在流量明星身上而不深耕细作的浮躁操作。因为影视创作是一项大工程，首先需要把地基——也就是剧本——打好打稳。

电视剧要讲“好故事”，也要“讲好”故事。单就谍战剧类型来说，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剧集，无不是通过编导自身强大的原创能力成就了经典。合理而又出乎意料的情节，是优秀谍战剧普遍具备的“专业素质”。如2017年播出的《风筝》，可以说是近年里唯一获得好评的谍战剧，其故事之缜密、情感之浓烈令观众欲罢不能，

再次证明柳云龙被称为“谍战剧之父”不是浪得虚名。

其次，谍战剧要塑造好人物。谍战英雄潜伏在敌营中，身体和心灵遭受双重煎熬，面临着生命危险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但他们仍心怀理想和信仰，永远向着光明眺望。像《潜伏》中的余则成，这样一个其貌不扬、语言憨厚的“普通人”形象，在恋人左蓝为自己牺牲后，竟然只能将极度的悲伤自责隐藏在内心，如此收敛内化的角色处理方式，对于观众来说往往更会产生心灵的触动。

然而，近些年的谍战剧却忽略了影视创作必须要以剧本为根、制作为本的规律，将收视和回报的赌注都押在流量明星身上，这恰恰是目光短浅、本末倒置的做法。《秋蝉》从剧作上来说，剧情设计幼稚、逻辑漏洞百出，比如男主角为何会将意图刺杀他的女主角带回家去照顾？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前半部分的人物关系主要集中在官本与叶冲的同僚竞争矛盾上，本已偏离了故事主线，再加上作品剪辑混乱，现实与回忆时间交代不明，常让人摸不清头脑。一部谍战剧拍成了一部悬浮的“抗日神剧”，也充分暴露了前期没有好好打造剧本的弊病。加上欢瑞公司素有“欢瑞服装厂”之称，“秋蝉F4”频繁更换亮眼服装，让观众觉得是在看时装剧，冲淡了谍战剧该有的紧张感和刺激性。

《伪装者》导演李雪曾经说过，谍战剧是一个永恒的题材类型。的确，未来该类型还会在国内的荧屏上经常出现，我们希望制作者能够端正心态，把剧本和制作放在首位，讲述好精彩的谍战故事，塑造好具有人性光芒的人物，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